



多一些关爱，多几分幸运

自闭症群体状况调查：仍存康复费用高、入学难之“痛”

新华社银川4月2日电(记者赵倩、林苗苗、马丽娟)在第12个“世界提高自闭症意识日”到来之际，记者采访多家自闭症康复机构和多位自闭症孩子家长发现，一方面，从政府到民间，多方力量都在为这一特殊群体提供康复、教育、就业等方面支持，越来越多的自闭症孩子走进康复机构；另一方面，大多数自闭症患者家庭仍承受着**康复费用高、入学难之“痛”**，稍有不慎还容易掉入形形色色的“康复骗局”。

多一些关爱，多几分幸运

“突然有一天，就能说一些动物名字了，比如狗啊、大象啊，当时我忍不住眼泪都出来了。”提起春节后儿子突然开口说话的情形，连爽至今仍特别激动。

连爽的儿子刚满4岁，去年9月被确诊为自闭症。由于老家宁夏石嘴山市平罗县没有专业康复机构，于是她选择了首府银川市一家私立自闭症康复机构，每天奔波五六十公里陪护孩子训练。

“远点、贵点、累点，都没关系，只要能让孩子情况有改善。”连爽说，为了让孩子得到最大程度的康复，她还在标准课程之外为孩子增加了特训课。

自闭症又叫孤独症，随着人们对自闭症的认识和关注度日渐提高，康复意识和理念也在逐步增强。银川爱心园孤独症儿童康复训练中心负责人陆菊梅说，建园十年来，康复儿童从2个逐渐增加到45个，而且自闭症的发现、确诊

年龄也越来越早，园里目前最小的孩子只有1岁8个月。

近些年，中央和地方惠及残疾人的多项政策为自闭症人群尤其是自闭症儿童康复救助提供了较大扶持，例如国家将0至6岁贫困家庭残疾儿童纳入康复救助对象，在此基础上，宁夏**不仅将救助标准由每人1.2万元提高到2万元，还取消了家庭经济贫困限制。**

走出康复机构，也有一些康复效果好、障碍程度轻的孩子踏入课堂。20岁的康康去年刚从职高毕业，虽然暂时还没找到适合的工作，但他可以在家独立做一些喜欢的事情了，比如画画、吹葫芦丝等。

康康的母亲告诉记者，康康很幸运，北京市海淀区的小学 and 中学，都没有拒绝他。

“来自这两所学校校长、老师以及家长的关爱和支持，让康康在学校融合得非常好，他们没有怕康康影响班级成绩，反而乐意去接纳他，并给予各种帮助和鼓励，这才让他顺利地从小学过渡到初中，再到职高。”

私立康复机构参差不齐，“骗局”五花八门

采访中，一些康复机构负责人和自闭症孩子家长反映，目前各项惠残助残政策的确大大提升了自闭症儿童康复率，并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康复费用，但因**康复而产生的综合开销却仍是多数家庭难以承受之重。**

据业内人士介绍，由于公立康复机构较少、

家长追求更好康复效果等原因，多数孩子最终选择了私立康复机构。比如在北京，私立自闭症机构康复费用至少每月1万元起，这还不包括家长的吃住等生活开销。

尽管如此，**康复效果也未必能与康复费用成正比。**北京大学第六医院主任医师、北京市孤独症儿童康复协会会长贾美香认为，近些年我国自闭症康复机构数量逐年增加，但水平参差不齐，**缺乏统一的行业标准，且真正具有专业医学背景的从业者较少。**

而且，稍有不慎，家长还可能掉入“康复骗局”。记者调查发现，现在有些不负责任的康复机构，号称可通过“扎针灸”“生物疗法”等方法治疗自闭症，有的则针对一些有自闭症孩子的家庭想生二孩的心理，宣称能够检测基因进行预测。

家住北京的“秋爸”是一对重度自闭症双胞胎男孩的父亲，也是一名基础医学科研人员，多年来他在帮助孩子康复的同时，还和其他家长共同搭建了网络平台进行自闭症知识科普。“科普的一项主要内容就是防止家长上当，很多人为孩子治病心切，愿意相信传奇故事，许多自闭症孩子家长都遇到过骗子。”他说。

走出机构，进入校园，是每个自闭症儿童家长的美好心愿，但是专家表示，相当一部分自闭症孩子由于障碍程度严重，或幼儿教育、学前教育缺失等原因，**无法衔接普小，甚至进入特校都困难。**

“融合教育不是简单地将自闭症孩子放入普校，而是需要有个性化、针对性的教育方案，

这需要专业师资、经费等多方面支持。”宁夏精神残疾人及亲友协会主席樊岭说。

提高科学认知，完善救治体系

贾美香等人建议，**需集聚各方面的力量对自闭症儿童进行筛查，制定诊断标准、治疗方案和干预措施。**“作为儿童精神类疾病，自闭症的诊断要靠医生的观察和经验，而不是靠仪器检测，所以要培养更多专业力量，尽早发现并进行干预。”

医学专家普遍认为，早期干预很有必要，但**自闭症是一种终生障碍，大部分孩子需要支持性居住、就业、甚至在养护机构被照顾，家长也要有合理的预期。**

正因如此，自闭症儿童家长对于建立重度自闭症患者全生涯支持性社会服务体系的呼声也越来越高。

樊岭说，有关部门可建立针对大龄重度自闭症患者的托养服务体系，除了继续提供康复服务外，**还要培训他们掌握一定的生活技能，并提供一些庇护性就业。**

在推动融合教育方面，北京星星雨教育研究所执行主任孙忠凯等人建议，**应倡导全纳教育，让程度较轻的自闭症孩子进入普通学校，在资源教室和资源教师配备方面给予经费支持。**教育部门和学校可制定考核奖励机制，例如对接纳自闭症儿童的学校和班级进行个性化的考评，采取一定的奖励措施，调动学校和老师的积极性。(参与采写：宋美黎)

他们也是「星星的孩子」

容易漏诊，「隐蔽的阿斯」需要更多理解与关爱

新华社北京4月2日电(记者田晓航)每年4月2日是“世界提高自闭症意识日”。联合国大会决定从2008年起设立这个纪念日，以提高全社会的关注，帮助改善自闭症患者的生活质量。但与自闭症属“同一家族”的**阿斯伯格综合征却很少受到关注**，这类患者的社交困难不易被察觉，往往遭到社会的“误读”和排斥。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儿童心理卫生中心专家介绍，阿斯伯格综合征与自闭症(即孤独症)同属于孤独症谱系障碍，**临床核心症状表现有很多相似之处，平均每1000名婴幼儿中有6名是阿斯伯格综合征患者**，男女比例为4:1。这种障碍自婴幼儿期起病，病程漫长甚至伴随一生，严重影响患者的社会功能，给个人和家庭带来极大痛苦。

不过，与孤独症相比，阿斯伯格综合征没有言语发育障碍和智力障碍，主要表现为**社交交往障碍、局限的兴趣及刻板重复的行为模式。**

“他们中的大多数有与人交往的愿望，但缺乏人际交往技巧，不懂得如何和别人打交道，从而容易受同龄人排斥。”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儿童病房主任曹庆久说，患有阿斯伯格综合征的孩子与人交谈时通常以自我为中心，会喋喋不休向对方讲述自己感兴趣的话题，但过程中无法识别对方的表情和感受，更缺乏进一步的情感交流。

此外，他们会对某些事物或科学知识过度痴迷，也常常会敏锐地发现问题，以“过分诚实”的方式表达，而全然不顾当时的情景，使别人感到难堪。“比如，在课堂上当众指出老师讲课的错误，让老师下不来台。”曹庆久说。

“每天都在同样的时间干同样的事情，例如7点30分起床，8点吃早餐，8点30分要求姥姥带她去公园，要到固定的雕塑前绕3圈……每天风雨无阻，一有变动就会哭闹。”对于3岁女儿的“古怪”行为，家住北京的刘伟后来才知道，这也是阿斯伯格综合征行有刻板的表现。

由于患者智力发育水平正常，部分患者某些能力的超常掩盖了其社交缺陷，**小年龄的孩子社交技巧要求不高、家长将儿童社交困难误认为是个性特征等原因，早期的阿斯伯格综合征容易漏诊，从而延误治疗。**

尽管目前没有任何特效药物可以治愈阿斯伯格综合征，但医学并非完全无能为力。

“大量研究和实践证明，阿斯伯格综合征干预的疗效与干预的开始时间密切相关。”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儿童心理卫生中心主治医师王慧说，目前尚无指南或共识为阿斯伯格综合征提供诊断线索，但如果孩子出现智力及语言发育良好却不与同龄人交往、**孤僻离群、我行我素、行为较同龄人幼稚、较同龄人明显多动和不遵守规则等特征**，就要尽快就诊评估，以防错过有效干预期。

专家认为，对于每个患者的情况不尽相同，因此，**家长应和专业医师沟通，选择科学合理的干预方法，予以患者所需的个性化的长期系统干预。**经过综合性教育和训练并辅以药物的对症治疗，阿斯伯格综合征患者的预后可以有显著的改善，部分患者可以独立生活、学习和工作。

“他们依然会带有自己的一些特质，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能获得一般意义上常人的生活和工作。而他们所面临的困难一方面来自他们可能与生俱来的特质，一方面来自家庭、学校、社会对这些特质的不了解和不接纳。”曹庆久说，阿斯伯格综合征患者需要这个社会更多的理解与关爱。

我在高空开“豪车”

曾有恐高症，但现在是一名在空中作业的塔吊司机；虽在喧闹的工地上工作，但每天上班前都会抽出半小时，画上精致的妆容；虽身形瘦小，但爬塔吊的速度比很多男操作工都快……25岁的刘家琼给人的印象十分有趣，看到她在70多米的空中熟练地操纵着巨大的塔吊，人们不由得连声赞叹。

坐在几十层楼高的驾驶室里，操纵着控制方向和制高低两个操作杆，巨大的动臂准确地吊起建材，在空中移动后，又准确地卸到指定地点。这是刘家琼工作的场景。在中建二局西南分公司的昆明“春之眼”大楼工地上，女性不多，而开塔吊的女孩更是屈指可数，刘家琼成了大家眼中的“女汉子”。

现在，她工作的塔吊已70多米高，从地面爬到驾驶室，她只需三分钟左右。“别看我年纪不大，但我干塔吊已经几年了。”提起自己的工作，刘家琼一脸自豪地说：“你一定不会想到，我以前患有很严重的恐高症，只要站在高处就会头晕腿软。”

刘家琼的老家在云南省大关县的一个小山村，和塔吊结缘纯属偶然。5年前她在广东打工，一次，她去工地找朋友玩，开塔吊的朋友给她看了在塔吊上拍摄的美景，这深深地震撼了她。如果也能在塔吊上，亲眼看到这些美景，该有多好！梦想一瞬间在她心里萌发：成为一名优秀的塔吊司机。

家人反对她的决定，觉得工地上太辛苦，一个女孩在那么高的地方工作太危险，希望她能找份安稳的工作。但她从小就有点男孩子气，胆大，性格倔。尽管家里很多人反对，依然坚守自己的梦想。

考塔吊操作证之路很困难，特别是要与恐高症做斗争。第一次爬吊塔，她咬着牙沿着铁架慢慢挪动。上到一半时，突然感到头晕腿软，

“能够用自己的双手，把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我不后悔自己的职业选择！’”

刘家琼在70多米的空中熟练地操纵着塔吊(3月7日摄)。
新华社记者胡超摄



上不敢上，下不敢下，在半空中摇摇欲坠，她的心和额头止不住地冒汗。

为了克服恐高症，她有意地锻炼自己，一有机会就练习攀爬，每天跟着师傅在驾驶室里学习。凭着**一股韧劲儿**，半个多月后，她以优异的成绩拿到了证书。

2016年，刘家琼开始开塔吊。三年来，她参与建设了很多高楼。“现在，我正在参与建设昆明‘春之眼’，比我以前参与建设的最高的楼还要高出一倍。”刘家琼说。

在感受着梦想实现的喜悦同时，她也体会到辛苦和危险。驾驶塔吊看起来很酷，实际上却需要操作员胆大心细、眼观六路，更要时刻保持精力集中，来不得半点马虎。

在高空中很难看清地面上的具体情况，所

以每个塔吊操作工都要和地面工人进行配合，他们就像塔吊操作员的眼睛。刘家琼有两个固定的搭档，配合得很默契。

一次，刘家琼要吊运一个十几吨重的钢柱，当吊起重物的那一刻，塔吊开始微微前倾，控制起来很困难。她迅速操作手杆和控制器，精准地操纵机械臂，在搭档的协助下，慢慢地把钢柱吊到合适的位置。运送完成后，才发现自己的衣服早已被汗水浸湿。

夏天，一个人坐在只有两平方米的操作室里，非常闷热，阳光穿过玻璃照射进来，晒得皮肤火辣发红。塔吊上没有厕所，爬上爬下又耽误施工，所以刘家琼往往长时间不喝水。在密闭的空间里一坐就是一整天，导致她的手臂、颈椎、腰椎经常酸痛。

刘家琼最怕的还是恶劣天气带来的危险。刮风下雨不仅会给施工带来麻烦，甚至还会有危险。

遇上大风天，塔吊被风吹得剧烈晃动，调运的材料也跟着在空中摇摆，一旦操作失误，就有可能撞到地面上的工人或设施。下雨的时候，驾驶室的窗户上全是水，一片模糊，她只能听着地面人员在对讲机里指挥，靠感觉来进行操作。

尽管很苦、很忙，但刘家琼很喜欢塔吊司机这份工作。能够用自己的双手，把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让她感到荣幸与骄傲。“我不后悔自己的职业选择！”刘家琼说。

(记者王长山、杨牧源、庞明广、胡超、王安浩维) 新华社昆明4月2日电

被催婚花数千元租对象，租友平台陷阱重重



新华社杭州4月2日电(记者王阳、魏董华)租个对象见父母。近年来，各类租友网站、App兴起，成为社交新渠道和不少单身男女应对父母催婚的“神器”。

“新华视点”记者调查发现，部分租友平台运营过程中存在**个人信息泄露、暗藏色情服务、引发财物纠纷**等问题，饱受争议并存在诸多法律风险。

一线城市租友市场火爆，价格从500元至2000元不等

记者在百度搜索引擎输入关键词“租友网”查询发现，相关结果达400万个。

记者在多个租友网站看到，一般租友会提供所在地、活动范围以及年龄、身高、体重等具体信息，看照片需发红包，然后便可缴纳订金、报销来回车票。活跃度最高的是**一些专门从事租男女朋友的网站**，价格从500元至2000元不等。

一名网站客服人员告诉记者，网站会为租

友双方提供担保。以租友女为例，客服将合同发给男方，填好后发到QQ三方会谈里，如果女方确认合同没有问题，双方便提交各自的身份资料。当客服确认收到款项后，女方提供出租服务。出租结束后，客服将钱打给女方。

记者查看一些租友类App发现，有些企业业务范围覆盖全国，但主要集中在一线城市。一名租友类App运营者告诉记者，公司90%以上的业务是出租女朋友和男朋友，不少年轻人以此对付父母催婚。北上广的年轻人对于这类服务接受程度高，市场需求旺。

记者浏览多个租友类App发现，将自己出租的多数是20岁至35岁的年轻人。租友App首页推送的多为年轻女性，并附有图片。一名业内人士透露，只有部分租友类App需要视频进行人脸认证才能注册，因此，出租者的真实性很难保证。

陷阱重重：个人信息泄露、暗藏色情、财物纠纷多发

业内人士认为，租友行为行走**在法律和道德的边缘**。记者调查发现，租友市场存在个人信息泄露、色情活动、人身伤害等风险。

记者以女性出租者身份“娜娜”注册某租友网站，无须身份验证，使用网上图片作为个人照片就注册成功，QQ号码、手机号码、微信号、电

子邮箱为必填项，网站注明“本站不会公开会员任何隐私”。但是当记者用另一账号注册、充值成为会员后，却看到此前注册的“娜娜”全部个人信息。随后，记者所留的“娜娜”手机号接到数十通骚扰电话。

租友行业还衍生出了一套“黑话”，比如“绿色同城900元，非同城1200元，非绿色1500元，非同城1800元……”所谓“绿色租友”，指不涉及性关系，不喝酒，可见亲友，收到亲友红包、礼物退回。

记者联系了几名提供租友服务的网民，有的称仅可以牵手，不同房居住。一位出租者添加记者好友后，直接介绍色情服务内容。在某租友平台上，一名显示为女性信息的人提供伴游服务，表示也提供色情服务。

在众多受访者中，不少都有过被騙订金、路费的经历。林先生介绍，一般情况下，出租方都会要求对方提前支付订金和路费，甚至全部租金。“一旦预付了这笔款，未必能等到客串演员。”我就遇到过这种人财两空的结果。”

另外，父母、亲戚给的见面礼，如果当时不知情，想把“馈赠”讨要回来也**绝非易事**。一些网民表示，虽说租友有雇佣服务合同，但如果双方发生财物争议，比如父母给予一方的红包、礼金如何归属，可能就要闹上法院。

更令人忧虑的是，此类服务还可能发生**人身安全**问题。2018年初，浙江衢州市公安局衢

江区分局办理一起案件，一名19岁女性在租友网上看到居住在衢州的徐某以500元每天的价格租女友，与对方商议好见面后，却险些被其强奸，后徐某因涉嫌强奸未遂被刑拘。

专家：租友处灰色地带，需理性看待

专家分析，目前，租友市场处于**灰色地带**，平台、相关部门和用户等各方的权责不明确，甚至租友本身是否合法也有必要进一步明确。一方面，商业机构批量供应各类明码标价的“租友对象”是否合适；另一方面，其中存在的色情、诈骗等问题也亟待引起重视。

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团长邱宝昌表示，如果是熟人、朋友陪着回家过个年，然后从经济上给予一定的补偿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以经营为目的，大张旗鼓地租赁男女朋友，**完全把人作为交易主体，应该加以限制。**

山东日中律师事务所律师陈冠廷认为，如果双方按照租金大小约定“租赁期间”性行为的有无、次数，或者以租友名义赤裸裸地提供色情服务，**这实际上就是卖淫嫖娼行为。**

专家表示，租友平台属于新生事物，如何定性、如何管理亟待明晰，公安、网络监管等部门应该依法打击披着租友外衣的卖淫嫖娼、诈骗等行为。

关爱自闭症儿童



▲3月29日，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启慧康复教育发展中心，志愿者们与自闭症儿童及家长在一起做游戏。

在4月2日“世界自闭症日”来临之际，宜春市袁州区下浦街道康复员干部和希望之家的志愿者们带着慰问品走进启慧教育发展中心，开展“消除误区，倡导全纳——关爱自闭症儿童”主题活动，与自闭症儿童一起写字、画画、做游戏，为孩子们送上关怀和爱心，以实际行动倡导全社会关注和关爱自闭症儿童。(周亮摄)